

李秀蘭

洪
秀
蘭
著
林
麗
紅
校
者



蘭 秀 李

著 林 洪

目 錄

莫忘本.....	一
李秀蘭.....	一七
老許.....	三四
瞎老媽.....	四六
恨兒.....	六三

莫忘本

朱元清當村長

毛河邊有個張家莊，張家莊的村長叫朱元清。

說起朱元清，遠近十幾里地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。這人今年四十來歲，因為左眼角上有一塊疤，所以外號叫『疤拉眼』。原是諸城人，只因生下來就碰着歉年，他爸爸一頭挑着破碗殘瓢，一頭挑着三個月的元清，出來要飯，在張家莊落了戶，等元清長到七歲，就給人放牛，扎覓漢，三十來歲才置了二畝薄地。

四一年冬天，八路軍剛到這一帶來開闢工作，朱元清頭一個就參加了民兵。可是，沒有半年工夫，敵人又『蠶食』了這塊地方，在張家莊南面四里路按下據點，住着七八十個漢奸隊。這時候張家莊有幾個民兵不幹了，但是大多數在朱元清領導下，和敵人堅持着鬥爭。整整三年，他們

沒有在村裏睡過覺，白天背着槍去種地，夜裏拿着槍去喊話、襲擊，夏天在高梁棵裏露宿，冬天，在莊外地屋子裏睡覺。朱元清對大家說：『有鬼子就沒有俺，有俺就沒有他。非把他拚走了，咱過不着太平日子！』區裏有個老于同志，也和他們一塊，常和大家說：『在這艱難的時候，人就試出好孬來了，到臨了，看到底誰是金豆子，誰是炭渣子？』

三年艱苦過去了。四五年的夏天，八路軍打開了附近的據點，老百姓重新見到天日，張家莊開了個慶祝會。會上人人說：『老朱是一顆明晃晃的金豆子！』

接着，大家選了老朱當農救會長，要他領着大夥和惡霸地主講理。地主想收買老朱，送給他二升糧食，老朱的疤拉眼一瞪，說：『你現在送我糧食了嗎？你忘了，我十七歲那年，害了場大病，我娘到你家裏求着借兩碗小米，你說：『我有糧食放到河裏餵鷗，也不填你這些窮種的肚子！』到現在，你給我糧食！我不要了，快拿着滾罷！』這事傳到老百姓的耳朵裏，都說老朱是個好漢子，好會長。

講理勝利了，老朱五天五夜不睡覺，清算各家的賬，老百姓看他太勞苦了，知道他愛喝點酒，時常在夜裏送去一兩壺，還說：『窮人一條心，老朱辦俺的事，跟辦他自己的事是一模一樣。』

四五年年底，張家莊選村長，不用說，大家都看着元清好。投豆粒的時候，有人說：「一顆豆，一顆心，顆顆投給朱元清。」四百一十五個選民，就有四百一十三顆豆子是投到朱元清的大黑碗裏的。

就這樣，朱元清當了村長。

『什麼民主不民主』

自從當了村長，朱元清漸漸的有點變樣。

頭一樣，先從服裝上變了：不知隊伍上那個同志的一頂軍帽，給他弄來了，整天戴在頭上，還有一副綁腿，有時也打起來。——不過，這些是小事，咱不能多說，再講：

第二樣，腔調也變了，一開口總是『我們』怎樣怎樣，『關於』這個那個，『你們老百姓』如何如何，大會上，有時還撇着京腔，老百姓聽了很不順耳。——但，這也是小事，不能多批評。再說：

第三樣，生活上有些變了。過年的時候，大家怪高興，這家請，那家請，村長三天兩頭就坐

圓席。這且不說，那知一下子吃油了嘴，過年以後，朱元清時常在半夜裏，開完會，也總得吃個『夜餐』，不是做麵條，就是喝四兩，逢集的日子，這莊有兩家賣熟豬頭肉的，煮肉鍋前總常見到朱元清的影子。這一點，老百姓有時便不免說點閒言碎語，可是，反映頂多的，還是：

第四樣，對待老百姓的態度也有些變了。疤拉眼本來就很難看，一瞪起來，就更加難看，許多老百姓都有些害怕他了。過去常來往的親鄰，透熟的朋友，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樣啦得熱乎了。老百姓有些事找他，他也像是不大耐煩，時常說：『你光顧得你自己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，就不知道我整天區裏縣裏的，忙的那些重要工作。』末了，總是一句：『以後再說罷！』但是，十件有七件是以後再也不說了。

當然，朱元清還是很忙的。區裏佈置的工作，他都還搶着做。區裏對這莊情況不大了解，也總以為朱元清完成任務的精神還不錯。

今年春天，區裏佈置了大生產，號召大家組織起來。朱元清開會回來後，傳達了兩三遍，可是到了送糞的時候，變工組還沒組織好。那天，朱元清火了，召集全村大會，『數歷』（包含教訓、批評的意思）了半點多鐘，他說：

『組織起來，這是我們上回在區裏開會，高縣長親口說的，沒有組織就沒有一點紀律性，基

本上就不行，從明天起，限期三天，統統給我把變工組搞好，我們說了好幾回，大家就是春風刮驢耳，一點聽不進去，這回不辦不行，聽見了沒有？」

大家一聲不響，半天，站起來一個青年說：「我有一個意見，興不興提？」

元清頭一橫，說：「什麼意見？正確的興你講，不正確的猴（即不許的意思）說！」

那人一楞，坐了下去。

散會以後，村各救會長張廣和對元清說：「有意見還是叫他說，你沒聽于指導員常教我們辦事要民主嗎？」

「什麼民主不民主，大家都說，就成了亂主了。老百姓天生奴隸性，不帶點壓迫就辦不成事！」

張廣和搖搖頭，也走開了。

今年秋裏，實行土地改革，朱元清怪熱心，幾家地主勻出來四十多畝地；朱元清說要給村政上留下十二三畝，結果挑了幾畝離莊近的湖地，都算在村政名下，其實呢？老朱却動員幾個農會會員幫他收穀子，打完以後就算是村長的了！有人反映這件事，朱元清却理直氣壯的說：「村長忙得龜孫似的，又不吃公糧，要不分點糧食，叫咱一家老小去要飯？」

『孫猴子』上了天

張家莊雖不大，參加抗戰的却有三十二家。

變工組好歹組織起來了，可是好些家沒有勞動力的軍屬却成了大問題，他們找到村長門上，朱元清的答覆還是一句話：『以後再說。』

可是，軍屬們很不平氣。別的事晚了可以，莊稼地的事晚了就打不出糧食來；哄人好哄，哄地可不行。大家都知道，朱元清家裏的地是變工組給他代耕了，朱元清他自己可沒有幹過一天活。忙固然也有時很忙，但是，好些天沒有事，朱元清頭午在村公所裏坐坐，中午到識字班裏啦，下午又在村團部裏耍耍，一天天常是就這麼不知不覺混了過去。

這事，有人反映到了區裏。

有一天，區裏的孫連仁同志到了這莊，問起軍屬生產的事，朱元清說：『早明白了。』孫同志是個剛脫離生產的幹部，見了朱元清那個樣，也不好多問。過了一會，談起變工，孫同志說：『我聽說你莊辦的不大民主。』元清一跳起來，說：

『你真主觀主義，民主了，變工還能變的成嗎？』

說完了這句，掉臉就走，以後見人常說：『區裏的人，真主觀！』『孫連仁不過是個才脫離生產的幹部，知道啥！四二年我就要出去，老子說莊裏離不開我，論起來，我還不比孫連仁的資格老！』

以後，朱元清又調查這事是誰到區裏反映的，調查不出來，狠狠的說：『他反映我，我要一個反映上去，管叫他吃不了，兜着走！』

在張廣和和別的村幹努力下，軍屬的耕種問題終於解決了，但是，不久又出了一個事。

那也是一家軍屬，姓姚，自從兒子出去抗戰後，家裏只有一個老娘，一個小兄弟，平常大娘紡線，小孩拾草，還有二三畝地，莊中幫着耕種，糧草到家，倒也能夠度日。這莊羣衆對擁軍工作一向很好，幾個識字班學員常到大娘家裏，幫着抬水、推磨，過個三五天，還來給大娘梳梳頭，洗洗衣裳。

那知今年七月裏，頭一場大雨，姚大娘的一間東堂屋就倒塌了，一輛紡線車擱在屋裏，也砸爛了。大娘心裏怪難受，可是衆人們說：『不礙的，你只要向村長要兩棵棒，俺大夥湊點草，一齊下手，包管兩天完成，比你原來的屋還強。』

姚大娘去找村長，頭一趟不在家；第二趟見着了，說：『這兩天要總結生產，總結完了，就給你辦。』第三趟遇着他，他正要到區裏開會，回答是：『回來再說。』

姚大娘在下午坐在莊頭上等着，直到黑天，朱元清回來了，沒等大娘開口，朱元清就不耐煩起來：『你看，光爲着你那一點芝麻大的小事，就一天三趟五趟的跑，我村長要是光給你們忙活那些事，就不用幹旁的啦！』

姚大娘說：『這也三四天啦，我一點線還沒紡，一集一百多塊錢呀！』

朱元清的疤拉眼又瞪了起來，說：『三四天，這三四天我閒着嗎？又總結，又開會，從早到晚，連個放屁的空也沒有，今天又到區裏開會，老高——高縣長親口對我說，管怎麼變工組得好整理。你老百姓就是個自私性，光知道自己，這回你越急，越叫你多等兩天！』

說完，大踏步的就向莊裏走，姚大娘回到家裏，把這事告訴鄰舍家，大家說：『好，大娘不用急，俺誰家有紡線車，先借給你一輛紡着，屋的事，再找他商量。』

又過了兩天，區上民政助理來這莊召集軍屬開會，問大家生活怎樣。大家反映了一些，姚大娘也把這事說了。民政助理當場對朱元清說：『這問題限定一個集空內，一定解決。』朱元清漲紅着臉，一聲不響。

晚上，民政助理走了，朱元清喝了點酒，出來，碰着一大羣人站在街頭上，朱元清兩手在腰間一叉，滿嘴酒氣，就吆喝起來：

「他奶奶個屁，她在會上對我提意見，她忘了我朱元清是什麼人，全中國數着個毛澤東，全縣數着個高縣長，這張家莊一溜十拉個莊子，還不就數着我朱元清！她告訴民政助理，民政助理能把我怎樣？他就能管得了我？區長講話我還得尋思尋思哩！」

大家不說話，朱元清越講越起勁，越講越生氣：

「她別仗着她軍屬，軍屬又怎麼樣？抗戰早勝利了，這裏也算是根據地了，和平世界，樣樣工作都得做，誰還管着什麼軍屬！」

朱元清還要講下去，正巧民兵上來請他去開會，他怒氣沖沖，一邊罵着，一邊隨着走了。街頭上剩下三四個老大爺，見他走了，磕巴磕巴小烟袋，嘆了一口氣，議論起來：

「孫猴子上了天——忘了自己是從那塊石頭裏蹦出來的了！」

「小鴿子餓飽了——忘了本啦！」

「翻身，翻身，光翻了幹部啦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一輩子要記住一句話

朱元清的行爲，區裏于指導員早聽說了。這次民政助理回去一說，老子更加注意。有一天，老子到了張家莊。

朱元清和老子是老夥伴，一向見到老子來都很親熱。這晚開村幹會，老子把時事啦了一下，說：『老蔣那反動派頭子，又發來大兵，要滅咱解放區，要把咱剛端上手的飯碗奪回去，戰爭已經打起來了，咱全體軍民一定要動員起來和他幹，加緊支援前線，爭取自衛戰爭勝利！』

老子還說了些前線上的事，說戰士們在前方怎樣勇敢，怎樣艱苦，泥深到小腿肚，河水漲到肩膀頭，戰士們兩手舉着槍向前衝，指揮員叫退也不退，大家聽得很起勁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都說得好好幹。

散了會，老子和元清一人拿了一件蓑衣，舖在場上，並頭睡着。從現在的戰爭，又啦到頭兩年的戰爭，啦到和據點裏漢奸隊鬥爭的事，啦到從前的艱苦味，啦着啦着，精神頭來了，也不想睡了，兩人坐了起來，抽着烟，有說有笑。

啦到後來，老子問元清：「元清，你說咱那時那個艱苦味，整整三年沒在莊裏睡一宿，到底爲的啥？」

「爲的啥？還不爲了把鬼子趕走，老百姓有幸福日子過！」

老子點點頭，又啦了好半天，啦到選村長，老子又說：「元清，你還記得那時人都叫你金子，選舉時唱着「顆顆投給朱元清」了嗎？」

這是老朱頂得意的事，當然記得很清，一聽老子問起，十分高興，於是又談了半天。以後老子又問：「你想老百姓那時爲什麼那樣擁護你呢？要是今天再選村長，還有人給你編唱嗎？還能得四百一十三票嗎？」

一句話，打到元清的心坎裏，半天不咋一聲。後來，老子很誠懇的告訴他，近來老百姓對村長有些反映，自己還是要好生檢討，爲人切記莫忘本呀！

老子看着元清已經不像剛才那樣有勁，就提議「睡吧？」他自己頭一落枕就打起呼來。

可是這一夜朱元清完全睡不着。他想着過去，想着現在，打游擊啦，慶祝會啦，講理會啦，選舉啦……一件一件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，後來，他腦子裏就光剩下老子的幾個問題——

那時候那個艱苦味，到底爲了誰呢？

老百姓爲什麼擁護我當村長呢？

現在要選舉，老百姓還會選我嗎？

想着想着，一直到了天明……

第二天，老子沒走，晚上又和元清在場上啦起來。這次老子把一切的話都說完了，聽到的反映也告訴他了，各種道理也講明白了，尤其對於擁軍優軍的事，更講得頂多。朱元清也作了些檢討，自己感到這樣下去，真是很危險的。到半夜的時候，老子對元清說：『我告訴你一句話，你一輩子記清了，就是：不管在什麼時候，不管做什麼事，都不要忘了老百姓。咱自己也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的事就是咱的工作，咱幹一千條，一萬條，就爲着一條——叫老百姓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！』

這一夜，朱元清又沒睡着。

第三天，老子走了，下午朱元清親自帶了兩根棒，送到姚大娘家裏，姚大娘很感激，要留他坐一會，他說：『今天區裏送來條子，明天過隊伍，向咱莊要七百多斤煎餅，我派了一天，還有一些沒派完，得回去想辦法。今天真不得閒，過兩天一定到你家來要。』

『還有多少斤煎餅沒派出去？』

『三十斤。』

『不用派了，我都攬着啦！』

『那怎麼行？』

『不要緊，我找東院裏蘭香姊妹幫我推着磨，自己烙，一宿就成了。』

元清不答應，姚大娘堅持着跟去領了糧食，回家泡上，晚上推出糊子，整整一夜沒有睡覺，烙出三十斤煎餅來，第二天天一露明，就把煎餅送到村長家裏，朱元清接過煎餅，心裏感動極了，想說什麼，但是一句話說不出來，默默的站在門口，望着姚大娘扶着牆，一歪一倒的走回家去。

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灰

過了幾天，老子又到了張家莊，開了個村幹部會，大家檢討了擁軍的事，有的說：『俺從抗戰勝利後，就以爲可以不要軍屬了。』有的說：『俺總當着軍屬是個麻煩。』有的說：『咱沒想想，隊伍在前方抗戰，還不是爲着咱？我們在家擁軍優軍，也還不就是擁的自己！』會上，朱元

清檢討的很多，大家也頭一回不客氣的對他提了些意見，最後，全體決議在明天，開一個軍屬村幹聯席會。

第二天晚上，西場上放着一張桌子，一條凳子。大家圍着，三十二家軍屬大爺大娘都到了，各系統幹部也來了，七八十口子人，擠成黑壓壓的一片。

朱元清當主席，幾個村幹部先檢討了，幾家軍屬也檢討了，然後，朱元清站了起來。這幾天，大夥兒早就有點看出來朱元清與平日不同，所以一見他站起來，都豎起耳朵，想聽他講什麼，他說：

『衆位兄弟爺們！我朱元清真該檢討檢討了。這大半年來，我變得一天壞似一天，眼睛長到額頭上，誰也看不起。我忘了窮人，忘了本。什麼事，光想着在上級面前有信仰就行了，在莊裏有沒有信仰不當回事。不知道，上級也是給老百姓辦事的，在莊裏沒信仰，上級也就看你不好。我光知道鋪派人家工作，開會就是數歷大家，凡事人家說了不算，我說了一句就是一句。在土地改革中間，我光顧自己利益，就拿村政的名義多留了十二三畝地，奪了好多窮兄弟們的飯碗，這實在是我的自私自利。我一定拿出來重新分配給衆人！』

大家睜大了眼睛聽他一句句的說，都在點頭。他又接下去：